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世三

五



林子

明經堂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修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





惟正心修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一作文以四九日爲期。每期作文一篇。辰候至午候而止。諸生所習之經不同。會日俱作四書文。經文隨便自作。

一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

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



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一看書。每日上午四書。下午本經。各一葉半。所看書。白文務要熟誦。小註亦要熟誦。

一讀書。每十日義二篇。論策表各一篇。

一每月四九日。下午會齊明經堂。先將本日所作之文。私相筆削批點。然後呈覽。覽畢。聽掣籤背經書白文。得籤者即背首五句。依次左旋。各背五句。週而復始。至所看書畢而止。次掣籤講說經書。每掣二人。相爲問難。若講解不明。另舉一人再講。餘者靜坐以聽。毋得譟言以亂規矩。其所講者。只要發明本文。及體貼小註。截段明白。若有疑者。先書於起止簿上。俟講書畢時問難。且便掣籤時查考。又次掣籤背義論策表。只掣三人。務



要應聲朗誦十數句。

一各備起止簿。書所讀某義論策表若干。所看某經書若干。以便查考。

一會日俱早膳。後來午膳。要回家。不必輪流辦會。務以恬淡省事為主。

一遇期有事。預先稟明。

一自立會之後。除會期外。不必相爲往來。其親友之禮。所不可廢者。朔望寬假一日。免看經書。

一書學籤。若有事時。或令東揚仰先代攝。

一書程甚簡。中間有不能自解經旨。欲從他師。及私加作論策表等文。讀五經性理鑑綱目等書者。聽之。

一諸生務要除去惡習。私齋中不許招集外人。及議人。是非長短。

一言語貴簡。當以忠信爲主。衣服貴莊。又以質素爲先。



明經堂  
一不許飲酒。及街坊遊戲。以蕩心性。以妨書程。

一讀書以有常爲貴。不宜困憊精神。諸生於大暑三伏之時。夜分不必讀書。務要靜坐養心。餘時至一鼓而止。一鼓之後。亦要靜坐養心。

一崇禮堂條示諸生者。與外人相爲往來。云。若會中有吉事。或召燕。更宜恬淡。不必殺牲。每席務要四人。五肴二菜。麪湯。

一行。麪食二碟。清酒一壺。先期惟具單帖。至期自來。毋俟催速。凡吉凶大禮。衆惟具一果酌行之。所謂君子之交淡若水也。諸生其體之。

一奠。召公名也。而周公乃曰君奠。貴其質也。後世因字而諱其名。復因號而諱其字。今後須以字相呼。其惟於少者則字之。於長者則字而兄之。此亦古人之質也。



一諸生實有弟兄之義。坐次不必分主客。惟以齒爲序。若不便於他賓。則因時而異其禮可也。

一朔望日下午。或登東山。及附郭之有勝境者。以效曾點浴沂風雩之樂。晚膳後。俱至明經堂清坐。或誦四書一章。或歌詩一篇。要皆切我心性者。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



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何者。重於身。而輕於心。亦不可。而輕於心。而重於身。亦猶夫之患於也。安民。而重於心。又曰。請坐。固不

林子

門人袁希朱校正

立本

游天胤命梓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或問。林子每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爲教與。林子曰。不



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爲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茲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能爲人謀而忠乎。交而信乎。傳而習乎。

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乎。

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盡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爲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



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省乎。

林子曰。能欲訥於言乎。能耻躬不逮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罔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而不至於蕙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異與之言。能說之而繹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承大祭乎。能於己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林子曰。能爲之難。而其言得無詭乎。能內自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脩慝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已有耻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言能必信乎。行不必果。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狷者有所不爲。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爲己乎。能上達乎。能爲君子儒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己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群矣而不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知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覩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奉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爲乎。半途不可廢也。而可以已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願乎外。能正己而不求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夫未能不惑。而知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好學乎。未能不憂。而仁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力行乎。未能不懼。而勇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知耻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强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强也。能人一而已百乎。能人十而已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爲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林子曰。能爲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不爲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尚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克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爲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已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



士不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爲大丈夫矣。而以順爲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答。可不知所以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爲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爲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



廉傷惠傷勇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喪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爲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可以與人乎。一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已而可以正人乎。辱已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徃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徃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以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



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乎。

林子曰。事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雞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令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不弗之思乎。

林子曰。堯之服而不之服乎。堯之言而不之言乎。堯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爲。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



發聲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已乎。能知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歔然乎。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存疚疾乎。能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怍於人乎。

林子曰能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克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克無穿窬之心乎。能克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林子曰。謂心不靜。於天乎。謂動不靜。於人乎。味甜心欲。欲患采。以派且。韓子乎。

林子曰。謂心不靜。於天乎。謂動不靜。於人乎。味甜心欲。欲患采。以派且。韓子乎。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梓

儒經

河

圖



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太虛其同體也。



而誦易之繫辭者。當知是圖不出於河。而出於伏羲之心矣。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

易經繫辭

此錄朱子之所集摘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洛

書

經

圖

書

福極

皇極

書

經

圖

書

林子曰。洛書而實其中者。皇建其有極也。而誦書之洪範者。當知是書不出於洛。而



出於夏禹之心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書經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正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君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林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聖人  
之心。一河也。而圖則從此出焉。一洛也。而  
書則從此出焉。而易之所謂則者。乃準之  
之義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  
是也。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而謂之中心者。豈非吾身之土中。吾身之  
河洛耶。然河圖則用八矣。其中虛者。無極



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太極也。其河圖而洛書者乎。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其洛書而河圖者乎。余嘗辟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爲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爲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耶。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



傳紀  
七  
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  
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爲易逆之義。孔  
孟之學也哉。

詩經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  
矢其音。洋洋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版章。亦孔  
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顛顛卬卬。如珪如  
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  
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  
離離喈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  
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錡之罄矣。維壘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鬩  
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儋爾籩豆。  
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  
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  
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  
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  
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林子曰。右詩五篇。而事君事父。以別以序。  
以信之理備矣。



禮經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

言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

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

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

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

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中。曾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魔牖。易衣而出。弁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



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



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林子曰。余嘗採輯儒經數帙。而命之梓氏者。乃爲世人徒知誦道釋二經。而不知誦儒經者。道也。夫誦道釋二經者。緊達之天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以儒者之經。不能爲人造福者。殊不知造福之言。寔道釋二氏所以誘人。以爲善也。善也者。福之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試取儒者之經。而日誦之。而其爲福也。有不大哉。心印經曰。誦之萬遍。妙理自明。朱子曰。讀書萬



徧其義自見。讀亦誦也。蓋當此誦讀之時。他無所聞也。亦無所見也。正襟危坐。如對聖賢。沉潛反覆。日復一日。而性靈忽然而自悟者。其妙理有不明。而精義有不見耶。妙理既明。精義既見。則其所以利益於我心身者。不既多乎。由此而爲賢也。由此而爲聖也。此其爲福也大矣。而經傳所紀。祿壽康彊者。特其餘耳。然余又有說焉。若河圖洛書。精微之極致也。尚矣。而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及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於此者。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



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於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子谷子龍

江兆恩



一命也。子之愛賭命也。不可殫述。心。余於  
莫若。萃然。二賭。蘇子曰。天下百大。斯二其  
父母之然。亦也。而。蘇子曰。蘇子曰。蘇子曰。  
父母之然。亦也。而。蘇子曰。蘇子曰。蘇子曰。  
也。而。蘇子曰。蘇子曰。蘇子曰。蘇子曰。

林子

詩文浪談

并小引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  
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  
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  
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  
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若子少時之  
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擬於唐人何如也。  
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冀以附其名於藝



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龍江  
林子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  
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  
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  
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  
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  
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  
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  
和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  
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卽  
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  
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  
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  
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  
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  
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



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盖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



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令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竝作。而欲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

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竝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



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蒞。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爲流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尚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戛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



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性情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

否也。又曰。鈺音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



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况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



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况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



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嘖。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克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克，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旦吟夜咏。至月  
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  
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  
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  
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  
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  
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  
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  
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  
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  
入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  
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  
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詩文之談。真浪談  
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昔余  
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  
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  
闡明乎心聖。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



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喻馬附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耶。然詩文旣以極致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



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卽旣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况可以極詩文之致耶。時

萬曆元年癸酉首夏朔旦

林子

明人游萬雋校

歌學解

弁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雖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



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

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



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闕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

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一。春之春。春之夏。天。春之秋。然。春之冬。

田。略開。氣。春之夏。天。春之秋。然。春之冬。

相始終。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口略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慘舒也。

屈夏之春。略開。伸夏之夏。口開。闔夏之秋。聲在喉。闔夏之冬。聲歸丹田。

田。自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在口開。清冬之秋。聲在喉。風冬之冬。聲歸丹田。

田。明月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况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困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孔子

信難篇

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爲論辯。而曰如此而爲中。如此而爲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借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老子之無爲。大舜之無爲也。老子之不言。孔



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  
卽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者  
難。而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  
也。可謂尊矣。贊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  
謂黃帝爲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爲  
然者。特其口不以爲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  
不知而信之者。夫旣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  
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  
信之者難也。

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  
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  
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  
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  
之知。比余言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  
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  
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  
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



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石。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亦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耶。

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道家之玄。孰不以爲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爲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爲異。而程明道亦曰心



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圜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信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  
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  
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  
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  
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一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  
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  
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跋

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  
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  
世而揚也。吾亦爲揚而已矣。世而墨也。吾  
亦爲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爲斯人也。是從  
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  
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邪。故搜玄於戎服  
聽講之時者。附和之侶也。談釋於奴身事  
佛之世者。禪鑽之流也。明儒於臨幸辟雍



之朝者。曲學之士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筭。當其時。有不斥而遠之者寡矣。况有從而信之者乎。此信之者難也。鳴陽嘗以此意質請吾師常明先生。曰。吾不能爲楊墨之筭。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爾。謹書卷末。以告同志。毋卒舍瑟。以寄三教歸儒之聲於萬世者。是亦先生之心也。  
門人林鳴陽謹跋

林子自書存省規條卷端

或造林子而問曰。士希賢。賢希聖。古人則有是言矣。而農與工商亦可以希賢。希聖歟。林子曰。子獨不觀之舜乎。亦農而耕。亦工而陶。亦商而漁。豈非古之所謂大聖人邪。况夫士無定名。苟能希賢。則雖農



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士矣。賢無定數。苟能希聖。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賢矣。且農與工商。而天性之果與士異乎否也。曰。未始異也。林子曰。使天性之果與士異焉。不有以教之可也。使天性之果與士不異焉。不有以教之不可也。天性之師教之。安知不有賢聖出乎其間邪。或者以農與工商。則未之學焉。非以天性之之異也。林子曰。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曰。經書子史百家言。士之所以能希賢希聖也。林子曰。孟子所謂人皆堯舜。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豈專在於經



書子史百家言邪。且經書子史百家言。始自何代。文字未製。書契未興。而羲黃以前。神聖何其多也。然六經四書。孔門之心法。固在也。豈非希賢希聖者之所不可廢邪。而朱子則曰。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耳。夫六經四書。特爲輔如此。而况於子史百家言者乎。且孔子之所謂好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而顏回之不遷。怒貳過也。則亟稱之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宋儒亦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而宋儒亦曰。學莫貴於變。



化氣質。凡此皆希賢希聖之大也。若舍此不務。而徧索之子史百家言焉。則是炫多以自侈其博矣。豈曰心身之益。希賢希聖之學哉。龍江兆恩

林子

門人李章命梓

存省規條

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分動靜。時時刻刻。要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裡矣。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以斯須。而或離乎。規條于左。

一士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士。農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農。工者。心要在腔子裡。以爲工。爲商。至於一視一聽一言



一動無不心在腔子裡。方爲能持孔門心法也。

一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卧時亦然。亦如常卧。亦要心在腔子裡。

一晝而坐。夜而卧。理之常也。夫坐卧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裡。則無晝夜之分矣。

一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卽此坐馳。便是放心。

一應事時。須當時時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一應事時。如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戒。如或能不動心。能不動氣。能不悅色。能不



悅財。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尤當益加勉勵。

一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裡。則自然不動矣。

一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持孔門心法。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顛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裡而靜也。

一省察之功。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忠。果出於中心之誠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果心在腔子裡乎。而一念之孝。果出於中心之誠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大。而不知所以省察焉。縱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非余弟子



也。

一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

一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亦既迷矣。又况離父母。絕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自以為高且潔者。斯其為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真弟子也。

或覽林子心聖教言。而謂林子之言之易也。林子曰。聖也者。心也。故聖人不外心。以為聖者。易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非獨余易之。雖孟子則固易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獨孟子易之。雖顏淵則固易之。周公曰。惟狂克念



作聖非獨顏淵易之。雖周公則固易之。子其疑余之言乎。則周公顏孟亦皆不足信歟。至是乃始以林子之言爲然。遂問作聖之功。豈亦若是其易乎。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則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則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



易也。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此一動一靜之間。而存養省察。真不可以斯須而或離也。雖然。靜而心在腔子裡。而靜不離於斯須也。人或有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裡。而動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哉。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嚴焉。此存省規條之所由作也。子谷子龍

江林兆恩



